

“燃灯校长”送 1600 多名女孩出深山



7月3日，张桂梅到教室检查学生上晚自习情况。本报记者陈欣波摄

定，这病不治了。

第二天，她像往常一样，给学生们上课。直到几个月后中考结束，她才把患病的事情告诉学校，在县里帮助下去昆明做了手术。

张桂梅没想到，得知她生病后，学生们去山上给她采野核桃，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，两手黑乎乎的。还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野灵芝，磨成粉，让她拌在饭里吃。“他们说，吃这些能治病。”

更让她意外的是，华坪县妇联发动全县为她捐款。在捐款现场，一位老乡把仅有的5元路费捐给她，宁愿自己走几小时山路回家；还有一位来赶集的村民，把原本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了她……

“我刚来华坪一年，并没有为这里做什么，这座小城却对我这么温暖。”张桂梅说，“我对自己说，活着吧，好好活下去，这座小城对我有恩，活着还可以还人情债。”

“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”

“我们经常说，要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的起跑线，可这些女孩却连站上起跑线的机会都没有”

2001年，华坪县儿童福利院（儿童之家）成立，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。一心想为华坪做点事的她没有半点犹豫，马上答应。

福利院刚成立，就接收了54名孤儿。张桂梅白天在中学教课，下课后到福利院照顾孩子。没有儿女的她，把所有母爱都倾注给了这些孤儿，孩子们也都亲切地叫她“妈妈”。

慢慢地，她开始了解这些孩子们的身世，让她的内心深受触动。“福利院的很多孩子都是弃婴，有一个女孩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儿，因为父母不想要女孩，先后被遗弃了三次。”张桂梅说。

在她后来教书的华坪县民族中学，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山村，她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——很多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。

“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、打工，有的是父母收了彩礼，就让孩子辍学结婚。”张桂梅说，因不是男孩，有的女孩从出生到长大，爷爷奶奶甚至都不会和她说一句话。

在一次家访途中，张桂梅看到一个女孩坐在山头，忧愁地望着远方，身旁放着一个箩筐。她上前询问得知，女孩才十三四岁，父母为了3万元彩礼，要她辍学嫁人。张桂梅当场就想带女孩走，但女孩母亲以死相逼，她无奈只能放弃。

“我们经常说，要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的起跑线，可这些女孩却连站上起跑线的机会都没有。”张桂梅说。

目睹一幕幕悲剧，张桂梅心中渐渐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。不管中考分数高低，只要愿意读书，女孩们都可以来这里免费读书，考上大学、走出大山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。

有人听说了张桂梅的想法，说她想出名想疯了，那么多孩子，哪里救得过来？张桂梅却坚定地回答：“能救一个算一个！”

“一个女孩可以影响三代人。”张桂梅说，如果能培养有文化、有责任感的母亲，大山里的孩子就不会成为孤儿，“我的目标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。”

为丈夫看病早已让她一贫如洗，手术费用又十分高昂，拿着诊断报告，张桂梅哭了一整晚后决

没多久，新华社一篇题为《“我有一个梦想”——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》的稿件播发（见本报2007年1月15日头版）。张桂梅和她的梦想马上火遍全国。从北京回来后，丽江市、华坪县分别给她一百万，让她筹建女高。

当年9月，首届100名学生入学。

“周扒皮”校长

跑步去晨读，跑步去吃饭，跑步去睡

觉……在华坪女高，学生们几乎做什么事

情都是跑着的

“快点儿，磨蹭什么？”

“你们迟到一分钟、一秒钟我也不干！”

华坪女高成立以来，张桂梅每天都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上课、吃饭、自习、做操。这已经成了女高最独特的风景线。

“她们私下里都叫我老大，有时候还叫我周扒皮、魔鬼，说我半夜鸡叫。”说起学生们给她起的外号，张桂梅哭笑不得。

从华坪女高的作息表来看，张桂梅确实配得上“周扒皮”这个外号。

所有学生从高一开始，就要遵循这套由张桂梅制定的、把时间压榨到极限的作息表：

从5点30分起床晨读，到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睡觉，除了中午有40分钟午休时间外，其他时间都要用来上课或自习，连吃饭、洗碗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在15分钟以内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张桂梅甚至不允许学生在吃饭时聊天。

女学生爱美，爱干净，可为了杜绝学生频繁打理头发、洗衣服浪费时间，张桂梅要求所有学生留齐耳短发，并把洗衣时间严格限定在每周六晚饭后。“连女老师都不能穿裙子来学校，我已经十多年没穿过裙子了。”女教师张红琼说。

走进华坪女高，你会发现，学生们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是跑着的，跑步去晨读，跑步去吃饭，跑步去睡觉……

“我们的学生本来基础就差，头几届绝大多数都没有过中考录取线，老师也没有经验。”张桂梅说，“有人批评我搞应试教育，可不拿出这样拼的架势，等到孩子们高考坐进同样的考场，做同一份试卷时，怎么和外面条件、基础好的孩子比？”

简陋的办学条件，高负荷的工作节奏，让很多老师、学生打了退堂鼓。不到半年时间，第一批进校的17名老师中，有9人相继辞职。学生也有6名退学。

男老师杨晓冬说，当初报考大学时，父亲极力劝他读师范专业，说当老师工作轻松，假期多。可他毕业后来到女高工作，发现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。

“连家都照顾不了，半夜12点多还要带着孩子来查夜。”杨晓冬说，可想想张老师这么大岁数，每天比自己还忙，也就不好意思抱怨了。“有一次，我经过张老师办公室，发现她一手拿着勺子，一手拿着烧饼，下巴托在键盘上，吃着饭就睡着了，她太累了。”

万里家访路

每次跟着张老师家访，就像一路在跳“脱衣舞”。走在大山里，一看到老乡没衣服穿，她都会把外套脱下来，披在老乡身上，有时甚至还要扒下随行老师的衣服

从教几十年来，张桂梅一直有一个习惯——家访。

很多人问她，开个家长会就可以解决的事，为什么非得家访？张桂梅回答道：“山里人来趟城里不容易，花钱不说，还耽误农活。”

其实，跟她去过的人都知道，家访的意义还在于，及时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心理状态，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一门心思学习，顺利考上大学，改变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。

担任女高校长后，哪怕工作再忙，身体再差，

张桂梅的假期家访都雷打不动。十多年来，她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，行程超过10万公里。

许多学生家在偏远山区，进村的路不好走，车子进不去的地方，张桂梅就搭老乡的拖拉机；下雨天，路泥泞难走，她就卷起裤腿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前走；村民不忍心，让她坐在自家的马背上，走出山沟……

采访当天，记者恰巧遇到了女高2014届毕业生山启燕。她刚考上了县城的幼教岗位，特地来给校长报喜。两人一见面，又说起了当年张桂梅家访，遇到山启燕在街上卖甘蔗的经历。

山启燕家住华坪县荣将镇龙头村。高三寒假，家里缺钱过年，山启燕一早从家里背着甘蔗来街上摆摊。马路转盘来来往往，她选了块地方坐下，学着周围的商贩吆喝。

恰巧这一天，张桂梅来荣将镇家访。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学生。

“快高考了，不在家好好看书，咋跑来卖甘蔗？”即便心疼学生，张桂梅还是先甩下一句狠话。临走时，她给山启燕打气：“好孩子，要争气考上大学，以后就不用过这种日子！”

山启燕家那住着土房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在水泥厂打工。每到假期，她一早就要去田里砍甘蔗，然后背到镇上卖。家访了解她家情况后，张桂梅默默记在心里，经常偷偷塞生活费给她。山启燕说，女高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，更像是一个大家庭，而校长就是最牵挂她们的家人。

经常陪张桂梅家访的华坪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开玩笑说，每次跟着张老师家访，就像一路在跳“脱衣舞”，走在大山里，一看到老乡没衣服穿，她都会把外套脱下来，披在老乡身上，有时甚至还要扒下随行老师的衣服。把自己带的钱都送出去了，她还要把随行老师的裤兜挨个掏空。

“她从没在学生家吃过一顿饭，带去的面包、馒头也会分发给路边的老人、小孩，我们跟着家访经常饿肚子。”张晓峰苦笑着说。

“能不能把丧葬费预支给我？”

“我对她们的期望不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。我希望她们变得更强，然后把心中的‘我’去掉80%吧，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”

工作数十年，张桂梅的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。她至今仍住在女高的一间女生宿舍里，和几名女学生住在一起。几十年的工作收入，除了看病吃药，她至少捐出了百万元。

2018年初，张桂梅再次病危住院，她感觉自己可能挺不过去。华坪县县长庞新秀来医院看望她，她拉住县长的手说：“我情况不太好，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我，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。”

如今，回想起要预支丧葬费这件事，张桂梅仍坚持说，那天如果自己突然走了，千万不要操办什么丧事，骨灰撒到金沙江里就完事了。

在生命垂危之际，心里仍挂念着学生。张桂梅无私奉献的大爱，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届学生。

年轻教师勾学华，婚礼当天早上还在上课，中午匆匆办完婚礼后，晚上又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；教师杜朝仙右脚骨折，因担心学生高考，拒绝了医生要求她静养的建议，让在设计公司的丈夫辞去工作，每天背她来教室上课……

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。2015年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，周云丽原本考取了邻县一所学校的教师岗位。当听说女高缺数学老师后，她放弃了到手的正式编制，成为女高的一名代课老师。

陈法羽曾经是张桂梅眼中爱调皮捣蛋的“坏学生”。2009年中考结束，她的分数没有过线。考不上高中，她只好跟着家人去地里干活。因为女高，她搭上了可以继续读书的“末班车”，再次点燃了全家人的希望。

2012年，陈法羽顺利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。毕业后，她成为一名警察，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，她把几千元工资全部打到女高账户上，用来资助需要帮助的学妹。

十多年来，女高的上千名毕业生已遍布全国各地，很多学生大学毕业后和张桂梅一样，主动选择去了偏远艰苦的地方工作。

在华坪女高的墙上，有这样一幅宣传画，上面写着醒目的几个大字：“清华北大我来了！”张桂梅说，每年她都在鼓励孩子们考上更好的学校，但她也会告诉学生，高考不是终点，高考过后人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

坐在校园里的一把藤椅上，张桂梅喃喃地说：“我对她们的期望是什么呢，不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。我希望她们变得更强，然后把心中的‘我’去掉80%吧，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
孩子们没有让她失望。

▶ 扫描二维码，观看张桂梅感人专访

